

偶尔在古玩店看到用铜钉补缀的瓷碗，这个瓷碗，据说是明代的古物，称为明瓷，很珍贵。铜钉是何时补缀的，已不得而知。这个碗，摆在玻璃柜里，不知是展示古物呢，还是展示补碗的工艺？也许两者兼有。这种补缀工艺的确很神奇，滴水不漏，可谓巧夺天工。俗话说“没有金刚钻，不揽瓷器活”，说明瓷碗表面光滑剔透的釉层，是非常坚固的，钻孔、铆补，实在很不容易。我曾在街头看过补碗的手艺，将一个瓷碗的碎片一块块按原样拼补，用细绳扎紧，然后钻孔，再用小铁锤将极小的铜码钉的钉脚（有点像现在的订书钉，不过小得多）打进孔，把裂缝牢牢骑住，就像做缝合手术，使破碗完全“康复”，又能用上好多年。鲁迅的小说《风波》写到“六斤捧着十八个铜钉的饭碗，在土场上一瘸一拐的往来”，很早这种整旧如旧的工艺，很为老百姓受用。这个补瓷碗但现在，这个补瓷碗

的活计，已很少见到，原因很简单，小小手艺，赚不了几个钱，一些工匠改换门庭，不再拿金钢钻。再说，很多人生活好了，瓷碗打破了随手就扔了，买一个也花不了几个钱，也就不再光顾补碗匠。

但有些人家里可能还保留有古董、古籍，已成稀

## “十八个铜钉的饭碗”

刘克定

世之宝，因为年代久远，免不了残缺，修修补补，使之顿还旧观。而修整的功夫，往往几倍于补碗，高得难以接受了。

厌旧与恋旧，是人的生活取向，而所有的新都会变旧，不可能永新，甚至走向衰亡。

这里提到的，基本上都是古老的器物，而非历史文化。

历史文化，有没有断肢，然后用“铜钉”补缀的呢？有的。

汉武帝废黜百家，独尊儒术，激发了儒士的积

极性，努力著述，并纷起抢救秦文化，编秦史，治春秋，注论语，修治先秦史料、秦本朝纪事，以及四书六经，为修复载籍、为折断的文化接枝，做了一定贡献。但由于历史文化的局限，从史学角度看，难免汉话说秦经，而非正宗的“行货”，非正统的“秦文化血缘”，只算得间接的“二手货”。“所谓治，包括编写、校正、判断、解释，不能有一点个人的意见、嗜好、判断甚至作伪。”（《傅斯年古典文学论著》）如果当时注意秦古文特点，在修治过程中，分辨古文的智而过，汉文的愚而陋，克服自信心理，就登堂入室了。现在我们读到的诸子百家，有些就是用汉话写的。看来傅斯年先生对汉儒中的秦博士、秦专家们的“瓷器活”功夫，还是保留了己的看法。

对文化传统，先前的史料，我们当然不希望有一丝断裂或者损坏，继承发扬就是为了不断裂，不损坏，完好无损。所谓整旧如旧，实际上是只是“如旧”，而不是原来正宗。打十八铜钉的饭碗，也是为了继续使用，“修修补补又三年”，并不是原装。

诗词大会，影响深远，把我们带进了传统的文化历史，谈日体诗词，背诵唐宋前人的诗作，体会古人的喜怒哀乐，把酒临风，使我油然想到“袅袅兮秋风，洞庭波兮木叶下”，谁能说这个感受仅仅是几千年前人的呢？“帘外雨潺潺，春意阑珊，罗衾不耐五更寒”，谁又能说现代人没有同样的感受呢？这些诗意和情感，虽然时隔已久，能说它们不随时在生活中“蝶变”，栩栩然，邈邈然，长留人们的心间，使我们仍能回到它的情绪和环境中的？



我曾写过一篇《响当当的铜豌豆》，谈到关汉卿和元杂剧在戏曲历史中的作用和地位，其实，有千年历史的中国戏曲的发展，也曾是筚路蓝缕，历尽沧桑。五四新文化运动时期，有人认为中国戏曲应该向西方戏剧学习，整旧如洋，主张废唱，不要敲锣打鼓，不要“怒必吹须”，“痛必倒仰”，“穷必散发”，“富必挺胸”，应该按照三一律的程式，改掉古老的 art of acting（表演艺术），当时遭到许多票友的反，引起激烈争论。这场争论，最终否定了“废戏”论。虽已成过眼云烟，但100年后的今天回首，当年如果“废戏”成为既定事实，那么今天的戏曲，无疑要经过“接肢”，险乎成为一个“十八个铜钉的饭碗”。

应刘兄提议，斗胆也来聊聊“塌饼”。何谓斗胆，既有夜光杯多次提及，又因评说塌饼的都是上海滩名头很大的先生，比如薛教授从音声学上认为塌饼由“大饼”而来；又比如西坡仁兄以展示、揭示与启示方式，赋予塌饼的独特性、多样性、风味性、感知性，几可编制塌饼全书。

相交久远的挚友奉贤刘兄，讲塌饼之称与字义及形态相关联，塌：就是支撑起来或滚圆的物体使之压扁或陷下；形：塌饼区别于圆（汤圆）、方（方糕）。奉贤和江南一带对不扬、低矮、伏下、疲软的状况，也有用塌来表示的，比如塌菜、塌鼻头、瘪塌塌、软塌塌等等。刘兄上世纪六十年代初高中毕业因养家糊口而弃大学回家务农，种水稻栽瓜果养家畜、当队长当村长当书记，对奉贤风土人情、地理特产、食物小吃可谓活字典，于是对塌饼的由来、制作、品尝、感受有着“土生土长”的味道。

历代中国传统文化崇尚祈福意愿，刘兄认为奉贤郊区一带的乡民概莫能外，塌饼与“太平”音谐义合，蕴意“太太平”，平时乡邻乡亲们喜欢姑嫂婆媳、妯娌姐妹聚在一起做做糯米、南瓜什么塌饼的，所图和和睦睦“太太平”之意大于口福之惠。

## 闲话塌饼

陈甬沪

刘兄的塌饼之说，丰富了我的认知。江南传统点心可以说没有一款是天马行空而来，盖因形状、姿态、节气、食材成名，由形态与喻意结合而名的塌饼，虽比不上年糕、汤团、春卷、粽子与月饼等名头，但入列海派点心似乎也不会有人反感吧。

在市郊及长三角周边，塌饼并非仅在春节过年置备，有些家庭比较重视口彩，讲究仪式感，在一些重大“场合”往往都会端它上台面。奉贤建行的春华经理说，当年先生来探亲时，家人一早就开始和粉揉面、裹馅成形，等待准女婿上门后下锅煎制。外婆讲让新人吃上一口，“太太平”一辈子。据说，刘兄那年搞乡镇企业，厂里请来市区新师傅时，专门会做塌饼招待。在黄澄澄、糯脆脆、甜滋滋、咸咪咪中，结交了一批批好师傅，为村民过上好日脚夯牢了基石。

每次去金山，老同事建兴兄、益中弟，抑或红亮、胡平文友留饭的，

餐中草头塌饼、虾肉塌饼、豆沙塌饼的“混搭”总是“台面”上的不二选择，在品尝中似乎又每次会评论塌饼一番，这种境遇并非所有点心都有，不知大家有否类同记忆？

塌饼有滋味、有喻义、有彩头，但也有一个奇特的现象，作为一种点心食物，饮食小吃店几乎无售，即使郊区，甚至著名古镇，随处可觅能买的也屈指可数。是品味者寡？似乎不完全是，诚如西坡兄所言，虽一枚足矣，然而尝了咸菜味，还尝鲜肉味，再搞个甜味的，“点心”就此而生也。是经营者嫌费时利薄？似乎也不是，席间的一盘塌饼三四十元，店家外卖的每枚售4-5元，现在也有打包或快递的，价更不比其他点心



边看边聊

廉，那么塌饼上不了“市面”何来由？江南小吃，海派点心，款款初心所托、每每匠心所制、时时暖心所来、个个真心所为、传统的在传承中可以成为经营谋利的载体、发家致富的瑰宝，但也许塌饼是例外。如果塌饼因现制、现煎、现尝而不太适宜“上市”，告诉我们的也许就是要追求原色、原汁、原味中生活的“本真”、人生的“初心”，这也许是闲话塌饼的本意吧！

提起棠甘桥，不得不说起荣德生。荣家以石磨面粉起家，后涉及面粉纺织等行业，企业遍布上海、无锡等地；后期曾投资机械行业，开办了开源机器厂，即无锡机床厂前身。

民初，荣德生便从事修桥等公益事业。1929年荣德生与王禹卿、薛南溟等无锡工商人士商议成立“千桥会”。千桥会是一个从事地方桥梁建设的公益组织，主要筹集建桥资金。而“百桥公司”则负责实施建桥工程。老百姓更熟悉“百桥公司”，就传为“百桥会”。荣德生确实建成了一座座桥，真正实现了百桥会。

荣德生修建的桥大部分在无锡，有三座在丹阳，一座在宜兴。荣德生建桥不留名不勒石，只为方便乡亲。他原则是负责建桥资金一半，另一半由当地乡绅筹集。

当年无锡南乡棠甘河河阔水深，靠渡船来解决两岸人员的往来。遇到狂风暴雨，或有急事夜半过河十分不方便。荣德生得知此事后与当地乡绅沈映泉商议建桥，认为此乃交通要道，必须建桥以方便两岸百姓。于是荣德生拿出建桥费用一半，另一半由沈映泉筹集。

费用筹齐之后，工程于1930年8月动工，1931年6月竣工。新棠甘桥东西走向，全长30米，宽3.5米，钢筋混凝土结构。桥为二墩三孔，远看桥墩纤细，桥面轻薄，恰似长虹卧波横跨两岸。

新桥落成时，请无锡人缪斌题字。缪斌手书“棠甘桥”，字为正楷，端庄大气。缪斌当时任国民政府立法院立法委员，尚未满三十岁，可以说是青年才俊。可惜的是抗战后缪斌投靠汪伪政府，抗战胜利后被国民政府枪决于苏州。动乱年代，有人曾想把题字铲掉，但无奈河宽水深，题字又十分牢固，只能作罢。

棠甘桥虽历九十余载，桥身仍十分坚固，桥面及桥墩未见破损。据说当年建桥用的水泥钢筋均为进口货，钢筋为竹节方钢，所以整座桥坚固异常。

当时建桥仅考虑肩挑人扛过桥，哪料几十年后社队办企业兴起，棠甘桥本处于东西交通要道上，整天拖拉机小卡车隆隆驶过，几十年车水马龙未将其压垮。只是桥上的栏杆都碰撞撞掉了，现在用铁管做的栏杆，浑身锈迹斑斑，东歪西斜，与坚固的桥身十分不协调。

由于太湖新城建设，棠甘河两岸的村庄都拆迁了，棠甘桥淹没于荒草之中。荣德生当年建的一百座桥，大多已拆除或损毁，棠棠甘桥这样完整保留的已不多见。如果你去鼋头渚风景区，尚可见荣家祖孙建的“宝界双虹”，老桥为荣德生所建，新桥为其孙荣智健所建。这也是荣家“百桥会”后最新的点睛之笔。



## 旅游

这次我

们“逐鹿中原”活动在两个月前就开始筹划，峰总正好在郑州做园林景观项目，想请点文人骚客朋友去中原周边转转，为他项目提点建议打打气。老朋友千里之外相聚，更放开更有激情。

伊洛河的二里头考古遗址成为考古学家永远的诱惑。假装文化之旅的商务车在老司机精准操作下稳稳当当，愈接近洛阳就愈嗅到空气中弥漫着夏商古人古物古地味道，碰到这帮食古不化的游客也是伊洛河缘分。

佳佳是峰总的助理，青春亮丽，一见面真让人有惊艳感觉，几天行程都是她当向导。佳佳的细心和亲和力受到大家认可。我问

佳佳，为什么还没有驾照，她说前两年已经准备上车，可是恰巧遭遇一场车祸，打退堂鼓了。

伊洛河，多深情浪漫的名字。峰总车子比我们先到。一路上，他对许昌朋友连说抱歉，碰到这帮自由浪漫游客，行程安排如同废纸。对中原文化再有心理准备，但当我们被整片整排石窟和缓缓流淌伊河包裹着，还是会产

## 伊洛河

单苏

生莫名感动。耳麦里传来导游被问得一愣一愣的声音，犏牛角尖游客让导游感受压力，他们跟着导游来到高高在上的卢舍那大佛面前。

我坐在伊河边静静听导游介绍，记起一句得罪人的话：“你不读书，就是走遍全世界也只是个

## 登云雾山 宿山坳小村

金玉明

山坳里人家炊烟袅袅 瀑布在旁，湿漉漉的清雅

小径幽幽，大隐于翠林

连着世外城廓 菜蔬长在屋前，竹秀于后山

鸡鸣猪羊满坡的无拘无束

他们无意南北东西，只记得

晨光在这个山头，夜色在那边弥起

季节是身边树叶的色变

日子刚好能翻得过去 无所谓喜悦、悲伤、寂寞

听晨钟暮鼓从山顶的寺里传来

文学批评家金圣叹，曾用轻快的文字，捕捉生活中的乍一巧遇、弥足珍贵、可遇而不可求的点滴身受，“绘”成一幅幅鲜活的文字速写，题为《快事》，让读者随同“不亦快哉”。近日得读，兴致油然，仿而效之，撷取如下。

其一：30多年前的一个年末，我和老母、小孩乘长江轮船去武汉探亲。上海到武汉，上水需四天三夜，我护老带小，每顿餐饮都由我包揽。一次午餐，我最后端回一碗碗免费热汤，因雨天甲板滑溜，两手紧拢缓行。突然，一壮汉迎面撞来，我躲闪不及，一碗热汤全倾泼他身上，溅在我脸上手上，我俩同时“啊”的一声惊呼。面对这个冒失鬼，我不知该责备还是道歉，四目直视！

突然，彼此惊呼：“阿哥！”“阿弟！”——原来，迎面撞上的正是我失散多年的至亲堂哥！他因子女多，这些年为谋生奔波各地，这次正是去武汉年末结账；接着，他脱棉衣边兴奋地说：“快，见娘亲去！”古人说的人生四大喜中，“他乡遇故知”排序第二。然而，以这种概率极小的方式“获喜”，不亦快哉！

其二：我1959年读师范时，偏好文科，尤其厌弃物理。一次期末大考，引进苏式作派：老师提纲挈领编拟全册180多个知识点，实际考试时，考生从纸盒中任取其中一签作答。我面对这么十倍于“十八罗汉”的“菩萨”，越“拜”心越烦，心想，反正一科不及格不会留级，干脆“勿理”！临赴考的早上，我因起身迟，破例乘公交前往。车快到站，司机因避让猛刹车，站立

的乘客全数向前倾倒。一位抱婴儿的少妇怒斥身边猛男：“你身强力壮也不站稳，压在我的肩膀上！”那猛男立刻反唇相讥：“你没学过物理？车辆行驶时突然停止，运动中的乘客还在运动，怎么不往前倒？这叫惯性！我怎么料到突然刹车？”下了车，我急急赶往考场，气喘吁吁去抽签，展开卷面一看，只见上面写着：当公交车在行进中突然停止或停止后突然起步，乘客分别怎么反应？这是什么原理？——天助我也！我立刻气定神闲，把适才男青年的答话从容地“移植”过来。监考老师颌首频频，“五分！”（当时采用五分制）我这也是一种“撮外快”，“撮”得不亦快哉！

其三：老母一直戴翡翠蛋面24K细指环，一天晚饭后突然失声：“啊，我的戒指呢？”这可是她唯一的传家宝，非同小可，再无心就餐。当时，我见大女正举箸夹一块鲜咸鳊鱼，忙提醒：“这鱼，鱼刺又细又密，慢点吃！”转身帮母亲找。突然，大女惊叫：“爸，这是什么呀，牙咯痛了！”吐出一看，竟是那枚细翠绿宝戒！原来，我们甬帮人喜食腌渍，母亲擅长此活。年关临近，她忙着腌制猪肉、鲜鱼之类，在抹盐时，戒指不知不觉脱落其中。失而复得，母亲始则喜、继则惧：要是孙女无意中咽下戒指，这还过吗？各种心绪如同过山车，她不吃饭了，闭目合十，大念阿弥陀佛、祖宗保佑。回想这“传奇”一幕，不亦快哉！

沧桑历历，年稍长者，谁未曾身历如是的“不亦快哉”耶？

## 七夕会

我徘徊在

众多石像风景中，想想就做个邮差，跑腿送快递，生意应该还不错。

站在伊河对岸眺望卢舍那大佛更有气势，神秘微笑有了全景呈现。看着佳佳热情地招呼大家拍照，我突然想，无数个女孩，或者勤勤恳恳为社会服务，或者在灯红酒绿中唤醒欲望……处在千年石窟和千年后未来之间的现代女性，哪个才是时代会作出的选择？又想走神了，佳佳正在叫大家动作快点，还要赶去白马寺呢。真是一帮贪得无厌的游客。

欢乐时光总是飞快，短短几天很快过去了。在回上海的高铁上，我同佳佳聊天：快去学车吧。她回了一个字：中！

## 我的「不亦快哉」

黄柏生